

绘图珍藏本

古龙

作品集

龍出

楚留香传奇

叁

古龙

作品集

34

楚留香传奇

叁

珠海出版社



敬告读者

2004年11月，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古龙作品著作权惟一合法机构）签订合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武侠小说作品。若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皆属非法出版物，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5年8月，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古龙作品集》。此套全新版本的《古龙作品集》有如下特征：一是将旧版《古龙作品集》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伪作全部剔除，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完整、权威。二是在顺序排列上，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三是每套书前均有专家写的新版序言，书后附有“古龙作品创作年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四是在开本、封面上均重新设计，力求典雅、气派，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精益求精，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是适合收藏者典藏的精品佳作。

新版《古龙作品集》标有防伪标志，防伪标志的位置在每本书封面的左下角。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756-2639345、2639346、2639348

传 真：0756-263932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

谢谢广大读者对珠海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

第八十九章 水母阴姬

若是换了别人，潜伏在如此美丽而平静的湖水中，一定要以为自己是绝对安全的了。

但楚留香总觉得这地方有点不对，直到他在巨大的石块与石块间，找到了一个很隐秘的藏身处，他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然后他就立刻想起了两件奇怪的事。

这里的秘道既然只能出，不能入，那么“水母”阴姬建造这些秘道，究竟是为了什么？

现在又有人侵入了神水宫，来的人会是谁呢？

他的身子刚好藏在两块巨石间，这两块巨石都有一截露出水面，楚留香忍不住也伸出头去。

他歪着头，只露出一双眼睛，两块巨石的阴影恰巧掩护着他，他觉得这地势很好，绝不会被人发现。

他实在想看看这有勇气冒险侵入神水宫的人是谁？

山谷中还是很平静，从水底下露出半边脸来看这山谷，那感觉又和自己置身在谷中时不同了。

所有的景物都像是更遥远，更朦胧，完全不像是真实的，只像是一幅图画，一个梦……

但楚留香并没有心情来欣赏这梦般朦胧的美景，他只是留意着黑暗中那些最幽秘的地方。





他还是瞧不见一个人。

就在这时，他发现三条人影箭一般自远方山谷的入口处蹿了出来，三个人的轻功都是第一流的身手。

这三人似乎并不想隐藏自己的身形，入谷之后，立刻就展动身法，向瀑布这边扑了过去。

星光下瞧着他们的身形，他们的脸在月色中一闪，楚留香骤然吃了一惊，几乎将一口湖水都吞下肚去。

这三人竟是黄鲁直、胡铁花和戴独行。

也就在这时，四面忽然出现了十余条白衣人影，有的站在树梢，有的随风飘荡，就像是一群黑夜的幽灵。

胡铁花、黄鲁直和戴独行也似乎吃了一惊，身形急遽地自半空中下降，同时落在湖畔的一块石块上。

三个人对着背，凝神待敌。

但那些白衣人并未向他们扑过来，只是远远地站着，静静地望着他们，异样的沉静，令人窒息。

到后来还是胡铁花熬不住了，大声道：“这地方就是神水宫？”

远处也不知是谁，冷冷道：“你们既然来了，还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胡铁花打了个哈哈，道：“初次上门的人，自然要先问问是否找对了地方。”

一人道：“你找对了。”

另一人道：“三位是从哪里来的？有何见教？”

这人的声音比较温和，也比较有礼，楚留香已听出她就是方才在尼庵中掩护过他的白衣美妇人。

胡铁花似乎还在犹疑，黄鲁直已朗声道：“在下柳州黄鲁直，这位是丐帮的前辈戴独行戴老爷子，还有一位就是名满天



下的胡铁花。”

他一面说，楚留香一面在暗中苦笑：“此人果然不愧为君子，句句都是说的老实话。”

黄鲁直、戴独行、胡铁花，这三人的确都是叱咤风云，名震武林的大人物，可说是“跺跺脚四城乱颤”的豪杰。

但神水宫的弟子听到他们的名字，却连一点反应也没有，那白衣美妇只是沉沉“哦”了一声道：“很好，三位就请抛下兵刃，听后发落吧！”

胡铁花仰天大笑起来，道：“抛下兵刃，听后发落？你说的是什么话？我实在听不懂。”

白衣美妇皱了皱眉，轻叹道：“蝼蚁尚且偷生，你们何必一心求死？”

黄鲁直像是生怕胡铁花又出言不逊，赶紧抱拳道：“在下等来此并无恶意，只不过来找两个朋友。”

白衣美妇厉声道：“朋友？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哪里有你们的朋友？”

黄鲁直道：“他们自然不是贵宫弟子，只不过是……”

白衣美妇面色又变了变，截口道：“这里绝没有外来的人，普天之下，谁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胆子，敢趁夜间入神水宫。”

黄鲁直和胡铁花对望了一眼，脸色都很沉重。

黄鲁直沉声道：“他们也许并没有来。”

胡铁花冷笑道：“你以为他们也和你一样都是君子，说的都是老实话？”

方才在湖边巡弋的少女忽然一掠而出，厉声道：“你们已是将死的人了，我们根本用不着再跟你们说话。”

黄鲁直还未开口，戴独行已怒喝道：“我老人家也根本懒得跟你们说话，快去叫‘水母阴姬’出来吧！”



那少女冷冷道：“好，你们一死，我就带你们去见她老人家。”

她话还未说完，楚留香已知道是非打起来不可的了，因为别人也许会受“神水宫”的气，但胡铁花却是谁的气也不受的。

果然她的话刚说完，已响起了两声怒叱。

胡铁花和戴独行箭一般直窜了出去。

戴独行掌中兵刃只不过是条黑黝黝的短棒，丐帮弟子行走江湖时，除了这条打狗棒外，绝不许再带其他兵刃。

这是丐帮历代相传的帮规。

胡铁花自命双掌无敌，对敌时平生从不用兵刃，但此刻却不知从那里弄来一柄摺铁刀。

这柄刀他一直隐在肘后，此刻刀光一闪，“八方风雨”竟是虎虎生威，绝不在武林任何一位使刀的名家之下。

楚留香知道他这是存心以威烈刚猛的刀法，来克制“神水宫”如行云流水般以阴柔见长的武功。

白衣美妇怒喝道：“二十年来，从来也没有人敢在此地动武，你们的胆子倒真不小。”

喝声中，已有七八个白衣女分别向胡铁花和戴独行迎了上去，她们的身法果然无一不是轻柔曼妙，超群绝俗。

黄鲁直大叫道：“有话好说，何必动手。”

但他的话还未说完，已有三四个人将他围住，掌影如蝴蝶翻飞，四面八方地向他拍了过来。

他剑法虽沉稳厚重，不失“君子”之风，但招式之老辣，功力之深厚，果然不愧为一代剑法宗匠。

对付胡铁花的四人显然最吃力，因为黄鲁直和戴独行自持年纪和身份，还不肯出手太狠。

但胡铁花心里惦记着楚留香的安危，一心只想将神水宫的



弟子全都打倒，手下哪还肯留情。

只见他出刀如龙飞，收刀如虎踞，“神水宫”门下的掌法虽然变化万千，诡秘难测，却也丝毫占不了上风。

要知这些白衣女子纵有独步天下的“水母”阴姬之心法传授，怎奈临敌交手的经验却嫌不足。

是以她们往往会错过先机。

但胡铁花、戴独行，却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非但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而且每一招出手之判断都正确无误，每一人都知道在什么时候使出什么样的招式，攻向对方最弱之一环。

以此刻的战局而论，他们似已稳稳占有了上风。可是，他们纵然能战胜，又有什么用呢？

“水母”阴姬还没有现身，白衣美妇、宫南燕，这些神水宫的主力此刻也都还没有出手。

胡铁花他们迟早还是必败无疑。

楚留香紧张得几乎将半个身子都探出水面了，他此刻才知道看别人动手，实在比自己出手还要紧张得多。

他恨不得也冲出去，加入战圈，但他也知道自己若是这么做，那么他们四人也许都不免要葬身在这里。

“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先找出“水母”阴姬的弱点，然后再来一下子将她的七寸制住。

他算准“水母”阴姬迟早都要现身的。

只要她露面，他就有机会。

楚留香心里虽然焦急，神水宫弟子却更焦急。

她们自视极高，从来也未将别人看在眼里，总认为只要自己一出手，立刻就能将对方手到擒来。

却不知对方这三人竟都是当今天下顶尖儿的高手，若非是神水宫，若是换了个别的地方，无论什么地方，都早已被他们



一脚踹平了。这三人联手作战，天下只怕还找不出更强的阵容。

突听一声娇呼，已有一个白衣女凌空倒掠了出去，她左手捂着右臂，鲜血已自指缝里向外沁出。

胡铁花狂笑道：“若非看在你是个女人，这一刀就要你的命了。”

那少女“九妹”冷笑道：“刀猛而无劲，气燥而不凝，这样的武功，也敢来卖狂。”

胡铁花笑道：“如此说来，你武功必定蛮不错的了，我倒想瞧瞧。”

九妹叱道：“正是要你瞧瞧。”

叱声中，她也扑入了战圈，另三个白衣女本来招式已出，但她一双纤纤玉手却先到了胡铁花眼前。

胡铁花刀背一立，刀刃忽然向外一翻，九妹这一招若是不撤，一只春葱的玉手就要毁在刀锋上了。

但她变招实在快，手腕一反，直取胡铁花左颞。

一招变化自然，丝毫不带烟火气，但也就因为她这变化太顺理成章，是以久经大敌的胡铁花，早已算准了她的出手。

他的刀锋早已先在那里等着她了。

九妹不知道这是自己的经验太少，出手的判断不正确，只道对方已将自己使出的武功招式摸透了。

她心里暗吃惊，变招更不如方才凌厉流动。

胡铁花大笑道：“招快而无力，气怯而不勇，这样的武功，也敢在我面前卖狂，若非我怜香惜玉，你这只春葱般的小手，早就变成了葱花了。”

他这“葱花”两字当真用得妙极，楚留香听得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也知道胡铁花这并不是在吃豆腐或开玩笑，而在故意激怒对方，这“攻心之战”正是老江湖们常用的手

段。

九妹江湖不老，自然难免上当，脸都气红了，她求胜之心一切，出手就更不能保持冷静。

胡铁花以一对四，刀光如雪练，居然又占了上风。

忽然间，又是一声惊呼，又有一人退了下去。

戴独行也大笑道：“小心些，若非老夫不愿以大压小，你这只春葱般的小手，就要变成了葱油饼了。”

胡铁花笑道：“妙极！妙极！刀斩葱花，棍打葱油饼，只差黄老爷子的剑挑葱油鸡了。”

黄鲁直却沉声道：“你们年纪太轻，临敌经验不足，心浮气躁，再打下去，必有伤，还是快请你们的宫主出来吧！”

楚留香暗叹道：“此人果然是温良君子，诚实不欺，看来这‘君子剑’三字，倒的确是名实相符的。”

他心里更焦急，因为他知道“神水宫”雄踞天下，必非徒虚名，这些的弟子的武功已算一流身手，“水母”阴姬必定更有惊人的绝艺，她一现身，局面必定要大为改观，只怕是凶多吉少。但“水母”阴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现身呢？

就在这时，楚留香忽然感觉到平静的湖面似乎有了个湍急的水流，他的两只腿已隐隐感觉到一种压力。

这种感觉极轻微，换了任何人都不会觉察，但楚留香身体毛孔俱可呼吸，感觉之敏锐，非任何人可比。

他身子立刻潜入水中，向左面一块巨石后的空隙挤了进去，全身缩骨，比他平常的体积至少小了三分之一。

他出生入死，这一生中所冒的险，比平常一百个人加起来都多，若非他反应快，应变更快，早已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这一次，他这种超人的应变能力又救了他。

他发现就在他右面的那块巨石已在移动，他腿上感到有压力，就是这块巨石移动时推动水流所造成的。





他若还没有躲入空隙里，两边的巨石就要将他夹住。

巨石并没有完全合拢，中间还有一线空隙。

楚留香侧着头，从这条空隙中望出去，只见一连串水泡自石后冲流出来，接着，却出现了两个人。

这两人都穿着白色的长袍，虽然在水中，但长袍并没有湿贴在她们身上，反而有如在风中一般飘动。

楚留香已认出其中一个正是宫南燕，她的眼睛在水中看来，显得更朦胧，更深邃，也更美丽。

她拉着另一人的手缓缓走了出来，她们在水中行动，几乎就和在陆地上同样安详而自然。

楚留香看不到另一人的面貌，只觉得她是个很高的女子，几乎比宫南燕高出了整整一个头。

这人难道就是那神秘而可怕的“水母”阴姬么？

只见宫南燕牵着她，忽然将她的手放在面颊上用力摩擦着，目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爱欲。

这人用另一只手去抚摸她的头发，看来就像是一双很恩爱的情侣，绝不像是师徒间应有的举动。

这人难道并不是阴姬，而是个男的？

楚留香又看糊涂了，这时宫南燕终于已放开了手，但一只充满了爱欲的目光却还是凝注在这人脸上。

这人却已转过身，楚留香终于看到她的脸。

她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很浓的眉，鼻子更坚挺，面硕大，薄薄的嘴紧紧闭着，显示出她是个很有毅力和决心的人。

这是张很不平凡的脸，那坚挺的鼻子使她看上去有一种慑人的威严，她的神情更显出她一向是惟我独尊，从来也没有人敢反抗她，除了神水宫主“水母”阴姬外，别人绝不配有这么样一张脸。

但这却并不像是一张女人的脸，若非她身材很明显是女人



的，楚留香几乎要认为“水母”阴姬是男人。

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升出湖面，反而缓缓走到湖心，楚留香才发现湖心有块白石，她就在白石上盘膝坐下。

她是什么意思？

上面已闹得天翻地覆，她为什么还坐在这里？

楚留香正觉得奇怪“水母”阴姬已向宫南燕摆了摆手，宫南燕也向石头这边打了个手势。

刹那间，但见一股强烈的激流，自湖心那块白石下冲起，形成了一条水柱，将阴姬直托了上去。

平静的湖面上，忽然有一条水柱冲天而起，升起三丈后，

才四下溅出，就在这水柱的顶端，竟盘膝端坐着个白衣人。

星光灿烂，水柱也闪闪发着光。

远远看来，就仿佛白衣观音自湖底飞升，端坐在一座七宝琉璃莲台上，法相庄严，令人不敢仰视。

远处的乐声已变得柔和而庄严。

所有的白衣女都退了下去，天地间仿佛只剩了这如镜的银湖，湖上的莲座，座上的法相。

胡铁花、黄鲁直、戴独行，仰面而望，他们虽然经多见广，此刻也不禁为之屏息而立，神魂飞越。

这时宫南燕也自湖心如飞仙般掠到湖岸，目如闪电，面罩秋霜，闪电般的目光一扫，冷冷道：“宫主法身已现，你们还不跪倒参拜？”

胡铁花忽然笑了。

他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敢笑，胆子实在不小，连宫南燕目中都不禁露出一丝惊奇之色。

只听胡铁花大笑道：“法身？参拜？你难道真以为自己是神仙么？”



宫南燕皱了皱眉，道：“这狂徒是谁？”

九妹抢先拜倒，道：“此人自称胡铁花，和他同来的是‘君子剑’黄鲁直，丐帮戴独行。”

宫南燕冷笑道：“你们三人是否自觉武功不弱，竟敢闯到这里来？”

戴独行仰天狂笑道：“在下等功夫虽不惊人，却也还过得去。”

“水母”阴姬忽然道：“此人是谁的门下？”

她这句话不问戴独行自己，反而问宫南燕，仿佛她根本不愿和男人说话，戴独行不禁又笑道：“我老人家出道的时候，她还不知在哪里呢？你问她，她又怎会知道我老人家的来历。”

宫南燕等他笑完了，才冷冷道：“此人本是横行两河的独行盗，三十岁后，才改邪归正，投入丐帮，明虽是当时帮主吕南的弟子，其实却是吕南首徒朱明代师传艺，传授武功给他的，是以他入门虽晚，在帮中辈分却很高。”

“水母”阴姬道：“他武功是否已得了朱明真传？”

宫南燕道：“朱明号称钢源铁掌，内力之强，掌力之厚，在丐帮中可称空前绝后，他怎么比得上，只不过他本是独行盗出身，是以轻功似乎比朱明还胜一筹，又因为他本使的是剑，所以他的棍法中糅合了‘七七四十九手回风舞柳剑’的变化，在当今丐帮中，可算是第一人了。”

她居然将戴独行的来历和武功如数家珍般说出来，这下子戴独行可笑不出了，暗暗忖道：“神水宫弟子素来不和外人来往，谁知她们秀才不出门，竟能知天下事，看来神水宫倒的确有些名堂。”

只听“水母”阴姬冷笑道：“就连朱明，平生也不敢妄入本宫，想不到此人的胆子竟比朱明还大。”

第九〇章 生死之搏

水母阴姬随手向胡铁花一指，道：“这人呢？”

胡铁花瞪着宫南燕，心里暗暗得意：“你若连我的武功来历都知道，那我才算佩服你了。”

宫南燕果然沉吟了半晌，才缓缓道：“此人和楚留香一样，江湖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武功来历，只知他们本都是世家子弟，而且自幼好武，是以家里为他们请了不少武师，但他们的武功却绝不是这些武师能教出来的。”

胡铁花点着头，微笑道：“一点也不错。”

宫南燕道：“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怀疑，他们家里一定有位隐迹江湖的风尘异人，在暗中偷偷传授给他们武功，也有人怀疑他们凑巧得到了一本前辈高人留下来的武功秘笈。”

胡铁花笑道：“你能知道这么多，已算不容易了。”

宫南燕也不理他，接着又道：“可是他和楚留香虽是一起长大的，武功的路数，却绝不相同，他武功走的是刚猛一路，似乎和昔年‘铁血大旗门’的武功有些相似。”

胡铁花忽然笑不出来了，面上已不禁露出惊讶之色。

宫南燕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缓缓接着道：“昔年铁中棠重振铁血大旗门后，‘夜帝’父子就和大旗门中一位叫赤足汉的前辈，远游海外，他们曾经经过此人的故乡，以弟子推测，楚



留香的武功也许是夜帝的传授，赤足汉却收了此人做徒弟。”

胡铁花叹了口气，喃喃道：“这次你猜的虽不中亦不远矣，难怪江湖中人人都怕你们，看来你们果然真有两下子。”

听到“夜帝”和“铁血大旗门”的名字，连“水母”阴姬也不禁为之悚然动容，沉吟半晌，道：“这三人是为何而来的？”

九妹躬身道：“他们说是要来找人的。”

那白衣美妇也躬身道：“弟子早已告诉他们，本谷绝无外人出入，他们居然还不相信。”

“水母”阴姬冷笑道：“他们想怎样？”

胡铁花抢着道：“你是不是要我们说老实话？”

宫南燕道：“说。”

胡铁花笑了笑，道：“我们本是来找人的，人既不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想走了。”

宫南燕冷笑道：“你倒是个聪明人，只可惜本宫一向是来得走不得的。你想进来，绝没有人拦阻，你若想出去，就难如登天了。”

水母忽又道：“告诉他们，无论他们用什么法子，只要他们能将本宫自这圣水莲台上推下去，本宫就放他们走。”

宫南燕道：“你们只要……”

胡铁花大笑道：“我们又不是聋子，她说的话我们已听见了，用不着你再说一次。”

戴独行道：“却不知她说的话算不算数？”

宫南燕沉着脸道：“宫主令出如山，永无更改。”

胡铁花和戴独行对望一眼，面上都不禁露出喜色。

他们见到这“水母”阴姬坐在激涌的水花上安如泰山，已知道此人非但轻功已登峰造极，气功亦深不可测，他们的确未必是她的对手，她若找他们挑战，以他们的身份，既不能拒



绝，也不能三个打一个，那么今天他们只怕是的确很难活着走出这神水宫了。可是现在阴姬既然如此托大，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凭他们三个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若还不能将她自这根本坐不稳的水柱上逼下来，那才真是怪事。

胡铁花生怕她又改变主意，故意冷笑道：“人家既然一定要这么样做，我们也没法子，是么？”

戴独行道：“这就叫客随主便。”

胡铁花眼珠子一转，道：“但我们却还要商量商量，不知行不行？”

水母只挥了挥手，宫南燕冷冷道：“反正你商量也无用的，去吧！”

胡铁花将黄鲁直和戴独行拉到一边，忍不住笑道：“看来这次‘水母阴姬’的跟斗是裁定的了。”

黄鲁直却皱眉道：“可是，她既敢这么样做，说不定就有制胜的把握。”

戴独行笑道：“你也不必太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凭我们三人之力，一冲而上，就算她连人带柱子都是铁铸的，也难免要被我们冲倒。”

黄鲁直想来想去，也实在想不出阴姬有什么稳操胜算的法子，但他为人谨慎，还有些不放心，道：“铁人是死的，她却是活的，我们三人一起全力冲过去，若是被她闪开，那时你们上无可借之力，下无立足之地，只怕就难免要跌入湖中，纵然不被她们所擒，也无颜再试第二次了。”

戴独行也不禁皱了皱眉，道：“这也有道理。”

黄鲁直道：“是以，以在下愚见，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同时出手，只因三人同上，虽然力量大些，但一击不中，后力便不继……”



黄鲁直道：“我先以长虹贯日的身法，向她冲过去，看她如何招架闪避，胡兄紧随在我后面，等我一击不中，胡兄再向她进攻，这次她身法已变了一次，气力必已消耗，变化必已稍缓，就算胡兄这一击仍不中，等到戴老爷子作第三击时，她必已成了强弩之末，戴老爷子就不难一击奏功了。”

戴独行拊掌道：“不错，这法子果然妥当得多。”

胡铁花却摇了摇头，道：“这法子也不好。”

戴独行道：“为什么？”

胡铁花道：“她真力显然在我们之上，而且我们向她进攻时，身子凌空，全无着力之处，她坐在水柱上，无论如何比我们稳些，是以我们若是分三次出手，很可能都被她以掌力震得一个个跌下来。”

黄鲁直失色道：“不错，她身法根本不必变化，只要安坐在上面，以先天掌力向我们击出，我们是万万抵挡不住的。”

戴独行却望着胡铁花笑道：“你既然这么说，想必已有好主意。”

胡铁花压低声音道：“最好的法子，还是由我们三个人一起冲过去，但我却并不向他进攻，身子凌空后，我就改变方向，去斩她坐下的水柱，你们两人不妨虚张声威，来掩护我，也不必真的和她力拼。”

他笑了笑，接着道：“只要水柱被冲散，她还能在上面坐得住么？”

这法子说出来，连黄鲁直都不禁喜形于色。

戴独行拉住胡铁花的手，笑道：“我闯了几十年江湖，想不到竟不如你这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黄鲁直道：“胡兄果然是智勇双全，非人能及。”

戴独行道：“这就叫做，射人先射马，马若倒了，人还能坐得住么？”